

往事如昨

我的连队

张凤英

一

1971年一个冬日的黄昏，内蒙古草原上刮着刺骨的寒风。营区的白杨树在风中簌簌作响，光秃秃的枝丫像一把把利剑刺向铅灰色的天空。我刚从机耕排收工回来，冻得通红的双手还带着柴油的味道。

嘟嘟嘟——急促的紧急集合号突然划破暮色。我们扔下饭碗就往操场上跑，棉鞋踩在冻硬的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。连长像一尊青铜雕像立在队列前，他紧抿的嘴唇和刀削般的下颌线条在暮色中格外冷峻。我悄悄拽了拽身边战友的衣角：“王芳，你看连长的脸色……”

队伍沉默地向食堂移动。炊事班门口的泔水桶旁，一堆沾着煤灰、菜汤的馒头碎块格外刺眼。我的目光死死盯住那块带着黄色笼屉水渍的馒头——那是我中午扔掉的。笼屉布太久没换，蒸出来的馒头皮总带着股怪味，我们女兵都习惯剥掉皮吃。

“这就是你们对粮食的态度吗？”连长的声音像炸雷般响起：“三年困难时期，多少人为了半个发霉的窝头能跪下来磕头！”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，最后定格在那堆馒头上。突然，他弯腰捡起最脏的那块——正是我扔掉的那半块，毫不犹豫地塞进嘴里。

我的胃部一阵绞痛。连长咀嚼时，煤灰在他嘴角留下黑色的痕迹。各班副班长紧随其后，炊事班长甚至捡起泡在泔水里的馒头渣。王芳突然小声抽泣起来，我看见她手上还留着上午修理拖拉机时划破的伤口。

那天夜里，女兵班的通铺上没人说话。窗外北风呼啸，我摸着饿得发疼的胃，想起连长说的“每人每顿两个馒头”的新规定。上铺的张丽突然翻身：“你们说……炊事班的笼屉布有多久没洗了？”黑暗中，十几双眼睛同时亮了起来。

第二天清晨，当起床号还没响起时，我们女兵班就摸黑去了炊事班。冰凉的井水冻得手指发麻，但谁也没抱怨。当第一缕阳光照进食堂时，晾衣绳上飘着二十多块雪白的笼屉布，像一面面胜利的旗帜。指导员后来在晚点名时说：“有些同志开始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惜粮食了。”但他不知道，我们私下里都管这叫“馒头皮革命”。

1972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。白桦树的叶子刚开始泛黄，草原上就刮起了带着霜气的风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小学校批改作业，突然听见司号员把集合号吹得变了调——就像在嘶鸣。

操场中央的担架上，红旗盖住了一个人形的轮廓。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跑，军装下摆挂翻了墨水瓶，蓝黑色的墨水在教案本上洇开，像极了崔二虎工作服上永远洗不掉的机油渍。

“康拜因……”有人哽咽着解释。我眼前浮现出那个总蹲在机车底下检修的身影。去年春耕时，我的教案本被风吹到田埂上，就是这个不爱说话的集宁兵，用沾满油污的手帮我捡了回来，还细心地拍掉了封皮上的泥土。真想不到，这么几天的工夫，崔二虎就这样牺牲了，他为了秋收会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追悼会前夜，毛毛雨把营区浇得湿漉漉的。我执意要把十几个花圈搬进宿舍，王芳急得直跺脚：“你疯啦？万一……”我抚摸着纸花上冰凉的露珠：“要是真能回来，我倒想问问他，上次借我的《机车维修手册》还没还呢。”虽然是个玩笑，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笑，而是被这话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崔二虎——我们的战友，就这样离开了我们，我们真的不敢相信！

深夜，花圈的纸被风吹得沙沙作响。我睁着眼看月光把纸花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忽然听见窗外有脚步声——是查岗的指导员，他的军靴踩过水洼的声音和崔二虎一模一样。那一刻，我真想用自己的生命和崔二虎交换：他毕竟是父母的独子，他的哥哥已经牺牲在新疆。

范于民发病那天，整个连队都听见他在食堂学崔二虎说话。炊事班老刘后来说，那声音像得让人起鸡皮疙瘩，连崔二虎特有的山西口音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当他在崔妈妈面前说出“柜子里的信”时，正在切土豆的老刘差点剁到手指。那时候，我们第一次感受到，心爱的战友离开是多么地哀伤。于是我们站在连队队部前面的空地，放声高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中的插曲《怀念战友》：

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
当我离开她的时候
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
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

当我和她分别后
好像那都它尔闲挂在墙上

三

很多年后，我在军事博物馆看到一组抗战时期的照片：八路军战士在油灯下擦拭步枪，绑腿上的补丁针脚细密整齐。解说员说，这就是最早的“晚点名”场景。我突然想起内蒙古的夜晚，连长总爱在讲评时说：“别小看这些琐事，当年在太行山上……”

如今，酒店里随处可见的“光盘行动”标语，总让我想起那个吃着脏馒头的冬夜。有次同学聚会，做餐饮的老王炫耀他新买的自动洗碗机：“现在谁还在乎几个剩菜？”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右手虎口——那是当年刷笼屉时被铁锈划伤的疤痕，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。

去年清明节，我带着孙子回到内蒙古。当年的营房早已改建成了农机站，但白杨树还在。有个穿工装裤的小伙子正在修理拖拉机，他抬头擦汗的瞬间，我恍惚看见了崔二虎的眉眼。不远处，几个中学生把吃剩的盒饭倒进垃圾桶，塑料饭盒落在垃圾袋上发出闷响，就像当年馒头掉进泔水桶的声音。

晚霞染红天际时，我教孙子唱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。孩子稚嫩的嗓音飘荡在草原上，惊起一群麻雀。它们扑棱棱地飞向远处的白桦林，就像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，带着青涩与热血，飞向各自的人生战场。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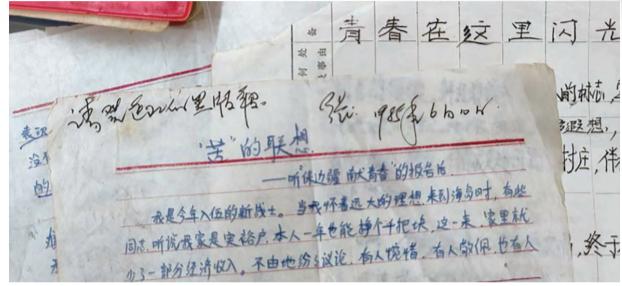
昨夜又梦见晚点名。连长还是年轻时的模样，他身后站着崔二虎和范于民，军装崭新得像刚发下来的。醒来时窗外正在下雨，雨滴敲打着空调外机，像极了司号员练习吹号时的走调音符。

手机日历显示八一建军节的提示。我打开衣柜最底层，那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静静地躺着，衣领上还别着褪色的五角星徽章。楼下的幼儿园正在播放《打靶归来》，孩子们的欢笑声中，我轻轻地哼起：“向前向前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

手指抚过军装上的褶皱，突然触到口袋里有个硬物——是半块已经石化了的馒头，上面还留着淡淡的黄色水渍。

苦的联想

陈玉波



图为作者于1985年写的《苦的联想》原稿

今年夏日罕见高温，连出门都成了奢望。清晨推开窗，瓢泼大雨正顺着窗玻璃往下淌，倒像是把窗外的世界都泡软了。闲不住的我在家收拾屋子，翻到旧木箱底层时，指尖突然触到几页粗糙的纸——那是40年前在车由岛服役时的笔记本，封皮磨出了毛边，翻开时纸页簌簌响。

1985年6月8日那篇《苦的联想》就在眼前，字里行间仿佛还沾着当年的潮气，读着读着，耳旁竟真的响起了海风撞击礁石的声音，十几名战士列队的剪影，正从水雾里慢慢显出来……

车由岛是长山列岛渤海前哨里一个只有0.044平方公里的小岛，远看就像一块被海浪啃剩的礁石。74.4米海拔，连草都得扒着悬崖缝长，根须往石头里钻半尺才能站住。没有淡水，我们每天洗脸、刷牙、洗衣服、洗脚，全部都用雨水；没有居民，只有海鸥是常客，它们掠过礁石时的翅尖，总像在给我们的队列打拍子。

冬天最熬人。海风裹着冰碴子刮，一刮就是半个月。给养船进不了岛，炊事班的铁锅里，酱油煮黄豆咕噜出的香，成了全岛战士们最企盼的味道。我们捧着碗，把酱油汤拌进米饭，米粒吸足了咸香，连盆底的汤都要舔干净——这可不是什么苦日子，是我们给彼此打气的暗号：“今天的黄豆格外有劲儿！”

岛上的歌谣总被风带着跑：“车由岛，车由岛，光长石头不长草；风似箭，水如刀，岛子四周多暗礁……”我们背得比军歌还熟，唱到“水如刀”时，我都会偷偷看一眼自己的水壶，想象着那里盛满了清澈干净的淡水。

1985年6月，我在岛上当兵刚半年，云南老山的枪炮声，正顺着收音机的电流飘到岛上。

我们围在收发室的木桌旁，听英模报告里讲“猫耳洞的泥能攥出水”“压缩饼干嚼久了像吞沙子”“渴了就仰着头等露水”……但是“保边疆、献青春”这六个字，却像一团火落进我的心里。

我趴在哨所的木桌上写《苦的联想》，海风从窗缝缝进来，吹得纸页直抖：

“车由岛的日子是苦，可比起老山的那些战友，我们碗里的酱油黄豆都是甜的——他们在丛林里潜伏，衣摆能拧出泥水；我们守着岛子，至少能晒到太阳。他们听着枪炮声数日子，我们听着海鸥叫操练队列。然而，我们都在等同一个东西：他们等硝烟散去，我们等海疆安宁。‘吃亏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；亏了我一个，幸福十亿人。’读到这句时，我突然懂了：苦不是熬日子的煎熬，是把自己变成一块砖的打磨。车由岛的风磨硬了我们的肩膀，老山的炮火炼强了他们的骨头，我们都在往同一个方向使劲——让身后的大陆，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”

这篇短文后来被张指导员用红笔改了几处，登上连队黑板报那天，战士们排队去看，有人用手指描着“老山战友”四个字说“等换防了，我想去看看他们。”再后来，这篇短文还被当年的《前卫报》刊登了。

如今，再摸这笔记本，纸页已经发脆，可当年写“苦”字时的笔锋，还能从字迹里摸出来。那些被海风腌过的日子，被酱油汤泡过的米饭，被收音机喂大的牵挂，早不是苦了——是刻在骨头里的念想。

离岛这些年，我总在雨天想起车由岛。不是想那里的难，是想十几个人围着听收音机的暖；是想有人把最后一勺酱油汤让给新兵的憨；是想我们对着大海喊“请祖国放心”时，回声撞在礁石上的沉。遇到坎儿的时候，就会想起老山战友攥着枪的手，想起自己在岛上学着缝被子时扎破的指尖——哪有熬不过的难？不过是把“苦”嚼碎了，变成往前走的劲。

“八一”的钟声响了。这声音里，有车由岛的海风，有老山的硝烟，有我们这代军人把青春铺在边防海疆的沉。我总觉得，那些吃过的苦从来没有消失，它们变成了海鸥的翅膀，变成了“保边疆、献青春”这六个字，却像一团火落进我的心里。